

赵匡胤

黄袍加身

【杯酒释权 兵权在握】

雨凡编



宋太祖

西苑出版社

黄袍加身

雨凡编

赵匡胤

宋太祖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匡胤/雨凡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10 - 627 - 7

I. 黄… II. 雨… III. 赵匡胤 (927 ~ 976) —传记 IV. K827 = 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434 号

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匡胤

编 著 雨凡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 - 88624971 传 真: 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627 - 7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赵匡胤为宋朝第一代皇帝，公元927年3月21日，赵匡胤生于洛阳夹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显德七年（960）元月四日，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史称北宋），改元建隆。卒于976年10月20日，享年50岁，庙号太祖，葬于永昌陵。

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赵匡胤称帝后，先后攻灭后蜀、南汉和南唐等割据政权。

赵匡胤虽然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却不敢高枕无忧。通过这次兵变，他深刻地认识到，武将们在废立皇帝、改朝换代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能量。为了防患于未然，赵匡胤首先废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接着就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喜剧。赵匡胤几杯美酒，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大将专军权的问题，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从唐朝中叶以来，形成了地方藩镇权势过大的局面，他们常常割据一方，乃至进行武装叛乱，给朝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依据宰相赵普提出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分别从政权、财权、军队这三个方面来削弱藩镇，以达到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目的。这些措施结束了唐朝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地方实力削弱，埋下日后积贫积弱的种子。

经过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之后，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之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因此，他的死因成了历



宋太祖赵匡胤

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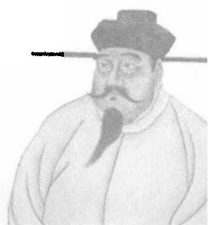
从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且治国有方，到宋朝社会比较安定和公平，文学、哲学、美术、科技、教育等也比较发达。这一切都证明了赵匡胤是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本书全方位描述了赵匡胤的一生，利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多视角、多角度地再现了一个作出了雄才大略、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书中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编 者

2010 年

目 录

第一章	初闯江湖结英雄	(1)
第二章	龙游浅水遭虾戏	(46)
第三章	郭威称帝	(67)
第四章	柴荣亲征平天下	(87)
第五章	世宗驾崩	(117)
第六章	陈桥兵变	(129)
第七章	宋太祖亲征叛乱	(160)
第八章	杯酒释兵权	(187)
第九章	平后蜀收花蕊夫人	(199)
第十章	举兵北伐	(225)
第十一章	消灭南汉	(245)
第十二章	整治朝纲	(267)
第十三章	收复南唐	(286)
第十四章	斧声烛影	(312)



第一章

初闯江湖结英雄

从天福十五年（950）起，二十岁的后汉隐帝刘承祐嗜色如命，连续几个月不肯上朝理事。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尸谏”被重打四十军棍，当下将赵弘殷推出厅外，被那虎狼一般的行刑军士打了四十军棍，衣袍打成碎片，浑身鲜血淋漓，皮开肉绽。

赵弘殷遍体鳞伤，被抬回府上。夫人杜氏、儿媳贺金蝉慌作一团，陪在床前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唏嘘流泪。赵弘殷忍着刀割火灼般的疼痛，把发生在御勾栏里的事对她们简单说了一遍，末了问道：“匡胤儿呢？还没回来吗？”

杜夫人两眼含泪答道：“匡胤一早出去，至今尚未回府。”赵弘殷叮嘱二人道：“今日之事，切勿对匡胤说起。这孩子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这事若让他知晓，恐要生出事端。”杜夫人、贺氏都连连点头应允。

赵弘殷已五十多岁，膝下五子二女。两个儿子幼年夭亡，眼下只剩下三子二女。赵匡胤为长，今年二十一岁。次子赵匡义，比匡胤小十一岁，刚满十岁。三子赵匡美，至今还不满周岁。

当下杜夫人派人请来大夫，为赵弘殷煎汤洗伤，敷药疗疾，阖府上下，一片忙乱。

家中出了这么大的祸事，赵匡胤却一点也不知道。此时他正同好友韩令坤在城外玩耍，并结识了城郊外一富家公子石守信，三人结为异姓兄弟，赵匡胤为大哥，韩令坤为二哥。石守信为三弟。三人谈天说地说了一通各自回家。赵匡胤回到家中，未及洗浴，先到父母房中问安，一进门，不禁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趴在卧榻上，面色焦黄，脸颊脖子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呻吟不止。赵匡胤登时慌了，也不知父亲得了什么重病，只觉得心头“咚咚”乱跳。忙问母亲杜氏道：“孩儿早间出门时，父亲还好好的，一日之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出了何事？”母亲记着赵弘殷的嘱咐，怕他惹事，便笑笑说：“没啥大事，我儿放心，汝父



宋太祖赵匡胤

今日早朝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已找郎中看了，又没伤着骨头，不碍事的。”其父赵弘殷见儿子回来了，撑力抬起头来，满是痛楚的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道“皮肉之苦，养几天就好了，你快吃过饭，回你媳妇房里歇着吧。”

赵匡胤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当下听了母亲的话，又见父亲满脸痛苦之相，心中便犯了嘀咕。想老父戎马半生，在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是从马背上颠过来的，怎么会在这风平浪静之时，从马上摔下来呢？再说父亲自幼习武，练就了铜打铁铸般的身躯，纵然平地里跌一下子，也不会如此苦痛。情知有诈，也不再多问，只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道过安，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



赵匡胤

赵匡胤回到房中，与妻子贺金蝉相见，从妻子那里得知父亲受伤的缘由，不由心中大怒，晚上就去观花楼放了一把火，烧死了青杏、冶桃二人。

匡胤杀了两个女乐，为老父报了仇，解了心头之恨，听那谯楼已敲五鼓，不敢滞留，当下举步如飞，出得城门，在城郊树林里换下夜行衣，仍做平日打扮，径奔关西而去。

赵匡胤离开汴京之后，正是沿着黄河大堤，由东向西，逆流而上。他没有目标，不知道路在何方，更不知道归宿在何处。只是怀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只身一人闯天下。他深信不疑，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因为那是无数英雄叱咤风云、建功创业的大舞台，是自古以来，无数风流人物纵横驰骋，逐鹿问鼎的大战场。“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像

中华历史上那些风云际会的英雄人物一样，在这个大舞台上一展身手。绝不是那些蝇营狗苟、庸碌无为的芸芸众生。

赵匡胤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裹，手提一条哨棒，大步行进在黄河大堤上。略带湿润的河风吹在他那红色的脸膛上，扑在他那敞开的微微起伏的胸膛上，他感到十分惬意和自得，来到这个世界上二十四年了，今天才真正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他看着河床里那汹涌澎湃、翻滚喧逐的浑浊的浪涛，心中平添了无限的感慨。这条凶悍而又温驯、狂放而又多情的河流，中原大地的生命之源，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它浩浩东流，不舍昼夜，孕育了华夏的古老文明，阅尽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在它流经的大地上，既创造过盛世的繁荣辉煌，也上演过乱世的凄惨悲剧。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在此饮马，然后扬鞭驱驰，奔向成功人生的终点；也不知有多少败军之将在此磨刀霍霍，最后却折戟沉沙，身败名裂。这里是英雄的摇篮，也是庸者的坟墓。我赵匡胤今日也是从你身边出发，你黄河作证，不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今生今世誓不还乡。

赵匡胤面对着滚滚黄河，浩浩西风，不禁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他张开双臂，敞开胸襟，放声高喊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壮士此去兮，定要衣锦还乡。”

一个月以后，赵匡胤来到了潼关。一路上与他为伴，却是逆向而行的黄河由北奔涌而来，在此拐个直角，浩浩荡荡向东飞泄而去。在这个转折点上，赵匡胤也面临着一个去向的选择，是继续沿着黄河向北走，还是径直西向？

赵匡胤开始踟蹰起来，伫立在巍巍的黄河大堤上，再次注目着脚下那浩浩荡荡、滚滚东去的黄河，他突然想到，大河日夜东流，自己却一路西行，与黄河背道而驰，这莫非就是自己一路上毫无所获的原因吗？但转而一想，他又自失地摇摇头，不禁苦笑起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江、黄河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流向，就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冲决一切羁绊，从不迟疑，更不回头。大丈夫处世，就应该有大江大河般的胸襟和气势。自己既已选择了西向而行，就应该顽强地走下去。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而自己是过了黄河也不死心。越往西去，越是偏远荒蛮之地，天高皇帝远，人才匮乏，说不定再走下去，就会遭逢奇遇了。

于是，他舍弃了北去，继续向西，向西。

几个月过去了，赵匡胤仍是一无所获，他在吃力地跋涉着，他在暗中较劲，与自己这蹩脚的命运抗争着。

在一个初秋的日子，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满身的风尘和土屑，来到了原州（今甘肃境内）。他决定在这里做短暂的逗留。一方面，他实在



宋太祖赵匡胤

太疲劳了，需要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身上所带的川资已经不多了，再走下去，恐怕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必须设法筹措一些川资。

可是到哪里去筹措呢，这里一无亲二无故，求借无门。虽然他有着一身上乘武功，但在这个贫穷偏远的地方，并无人识货。后来，他来到一家养马的财主家，提出为那家财主放马，只要有饭吃有屋住，工钱多少并不计较。那财主仔细打量一阵这个年轻人，见他身材魁梧，年轻力壮，满面灰尘却掩不住一股英挺之气，便很爽利地答应了。

从这天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牧马人的生活。却不想在此有了一段奇遇，在这里他认识了驼峰山大王王审琦，两人不打不相识。王审琦邀赵匡胤到敝山寨暂住几日。匡胤这些日子为人放马，心情本来十分郁闷烦躁，加上一路未遇知音，也极想交几个知己朋友，当下见王审琦相邀，欣然同意。即时把马匹给东家送回，便同王审琦等人说说笑笑，向驼峰山赶去。

一行人如电闪星飞，梭行箭走，很快来到了驼峰山。远远望去，但见双峰并峙，巍巍然直插云霄，真如一只巨大的骆驼在天地间缓缓行进。山上千年翠柏，百代古松，蓊蓊郁郁，遮天蔽日。深涧高岗，危岩悬壁，山势十分险要，确是个卧龙藏虎的好所在。

王审琦一面指指点点地与赵匡胤说着话，一面派喽啰飞跑上山，报与二大王知晓，准备迎接贵宾。

众人沿着一条绿树夹荫的山路，七拐八弯地向山顶攀登。刚转过一个山角，前面便展出一片开阔地，忽听得鞭炮炸响，锣鼓齐鸣，一员小将带着数百名喽啰，从远处急步迎来。走到近前，众喽啰一齐跪地，向着王审琦叩头请安。那小将也向王审琦和赵匡胤深施一礼。王审琦对赵匡胤说：“这便是我山寨中二寨主张令铎。”匡胤也上前施礼相见，二人寒暄几句，便与王审琦来到议事厅中。

这议事厅本是一座古庙的大殿改建的，虽然有些破旧，却很宽敞。神像早被搬走，大殿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正中一张狍皮交椅，两边又列了许多椅凳，看起来很是简陋。三人分宾主落座。王审琦笑道：“山寨初创，简慢之处，还请英雄多加担待。”赵匡胤欠身道：“大寨主言重了，赵某乃一天涯沦落之人，为求温饱竟为人做佣工，能得二位寨主厚爱，来山寨中做客，已是感激不尽了。”三人说话间，各道平生，王审琦、张令铎听说赵匡胤乃当朝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的长子，便愈加敬重。王审琦道：“怪不得赵兄武功如此了得，原来是将门之后。赵老将军的大名，我等都是如雷贯耳，今日能与赵兄相见，真乃三生有幸。”

说着话，喽啰们已摆上了一桌酒席，有煮烂的牛肉一大盆，肥羊半只，猪头一个，鹿脯一盘，各类菜蔬山果等。王审琦、张令铎让赵匡胤坐了客位，二人作陪。每人一只大瓷碗，将山寨中上好的酒提来几坛，每人

各斟一碗。王审琦说道：“今日得遇赵兄，乃山寨中一大喜事，真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碗酒，权为赵兄接风洗尘。”说罢，手捧酒碗，向赵匡胤照了照，一仰脖子，咕嘟嘟喝了下去。张令铎也连忙举起碗来，向匡胤敬酒。匡胤把酒一饮而尽，说道：“承二位寨主盛情款待，赵某不胜感激之至。”三人你一碗我一碗，边吃边饮边谈，话说得越来越投机。张令铎问道：“赵兄既是赵老爷公子，名门之后，在家自是锦衣玉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日后也自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无量前程，何以只身奔走关西荒凉之地，落得这般潦倒？”赵匡胤此时已带酒意，又见王、张二人皆英雄豪爽之人，也不隐瞒，便将自己如何因父亲被黜被打，一怒之下，大闹御勾栏，火烧摘芳楼，杀死了南唐进贡的皇家艺妓，一五一十，细细说了一遍。末了又道：“其实就是没有这档子事，我也久有闯荡江湖，奔走天下之意。好男儿四海为家，靠自己的本事建丰功，创伟业，岂能老死户牖之中，靠祖上荫庇苟活此生。”一番话慷慨激昂，只说得王、张二人频频点头，敬服有加。

王审琦道：“我初见赵兄，便见仪表非凡，知非俗辈。今日一席话，更知赵兄乃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的一代豪杰，他日定可大有作为，得遂青云之志。自今日之后，我弟兄二人，愿为赵兄牵马坠镫，唯赵兄马首是瞻。”赵匡胤也问道：“看二位为人、武功，皆非等闲之辈，何以在此山中落草，干些剪径截劫的勾当？”王审琦道：“赵兄有所不知，我与令铎乃姑表兄弟，本是原州山中猎户，良善家子弟。我二人从小情性相投，喜好舞枪弄棒，投名师学武，习得几路拳脚。原想有一身好武艺，也好护家防身，打猎为生，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不想生逢乱世，兵来匪去，官贪吏凶，苛捐杂税日日交逼。那日我兄弟二人上山打猎，不想官府派人到家中勒索，抢去家里所有的珍贵毛皮和粮食衣物。老父年迈，上前阻拦，竟被那些禽兽不如的衙役们拳脚相加，毒打一顿。连气带伤，几日后伤发身亡。我兄弟二人气愤不过，乘夜间潜入县衙，杀死了狗官。因无处躲藏，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此驼峰山扯旗造反。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贫苦民众衣食无继，生路断绝。见我二人举事，便纷纷来投，如今这山上已有三五千人。”王审琦说完，张令铎一脸愤懑之色，捧起酒碗又敬赵匡胤一碗道：“赵大哥与我等有缘，都是身系人命的朝廷案犯。何不就留在驼峰山上，杀富济贫，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岂不快活？”王审琦道：“兄弟也正有此意，若赵兄能留在山寨，我兄弟二人愿奉赵兄为山寨之主，以赵兄之英武干练，雄才大略，焉愁山寨不能兴旺？”赵匡胤见王、张二人盛情殷殷，很受感动，先举酒回敬二人一碗，笑笑道：“多谢二位美意。久闻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如今世道混乱，群雄竞起，四方干戈扰攘，正是大丈夫一展身手的好时机。在此山寨打富济



宋太祖赵匡胤

贫，终是小打小闹，虽能泄一时之忿，却难有大的作为，更不能扫平丑恶，收拾乱世。以我之见，当投身军戎，寻一英明之主，一刀一枪建功立业于疆场。小而言之，可以图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大而言之，可以荡平乱世，救拔黎民脱身苦海，那才不枉为人一世。”王、张二人见赵匡胤不肯留在山寨，知他志存高远，非池中之物。驼峰山一湾浅水，难以让他容身。当下便不再苦留，只是频频劝酒。王审琦又说道：“赵兄既不肯屈就，小弟们也不敢强勉。只是小弟还有个请求，不知赵兄能否俯允？”匡胤道：“贤弟有话请讲。”王审琦道：“小弟与赵兄一见如故。我兄弟二人愿与赵兄结为金兰之好，只是我等出身寒微，恐辱没了兄长。”

说到结拜兄弟，赵匡胤倒是十二分愿意。他从小便喜好结交朋友，走到哪里都有一帮小兄弟围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便逐渐地认识到，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混乱和血腥的多事之秋，要办成一件事，就非有一帮铁哥们和好兄弟不可。俗话说：“篱笆要有三个桩，好汉要有三人帮。”何况自己志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生死之交，心腹密友越多越好。想到此，赵匡胤欣然同意道：“能与二位结为兄弟，为兄求之不得。兄弟之间，誓同生死，要的是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怎能只论门第高低？岂不闻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张二人闻言大喜，即忙命喽啰们摆设香案，烧上三炷高香。三人在香案前拜了八拜，抓来一只大红公鸡，取一柄利刃在鸡脖上一抹，将鸡血在三个酒碗里滴滴嗒嗒地洒上一些，三人端起酒碗，互相照了照，一饮而尽。论过年龄，赵匡胤与王审琦同岁，论月份为长，王审琦次之，张令铎老三。当下三人结为生死之交，王审琦吩咐重新整备筵席，三人传杯送盏，谈论时事，开怀畅饮，不觉饮至夜阑时分，已是杯盘狼藉，酩酊大醉。

匡胤被几个喽啰扶到一间干净的客房里，也顾不得脱衣，爬到床上，纳头便睡，一会儿便鼾声大起。喽啰们为他熄了灯烛，悄手悄脚地退出房外，各自回去休息。

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赵匡胤感到心里就像点了一把火，干渴难忍，翻身起来，正欲寻水来喝，却忽听得床下有人在嚶嚶啼哭，不禁大吃一惊。深更半夜，是谁到自己房中哭泣，听声音像是一个女子，这就更令他大感诧异。急忙点燃灯烛。举烛来照，却见真是一个柔弱女子，年龄不过十六七岁，满头乌云覆盖，油光黑亮，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烛光下闪着光彩，正在惊恐地扑闪着。粉红娇嫩的面颊上犹自挂着泪痕，真如雨打梨花一般，楚楚可怜。“你是何人，缘何夤夜至此，岂不知男女授受不亲？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这成何体统？”见赵匡胤发怒，那女子更加惊慌，哆哆嗦嗦地说道：“壮士息怒，贱妾本是一民女，是大王命小女前来侍候壮士，并非小女子自己要来。”说罢，敛衽向匡胤深施一礼，便去床前为匡



胤倒了一杯水，送到面前，双手捧上，莺声道：“壮士喝水吧。”匡胤接过来，将水咕咚咚一气喝完，然后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匡胤待自己彬彬有礼，并无丝毫粗暴之举和越轨无礼之行，这女子略觉放心。她敬重地看了匡胤一眼，一边呜咽着，一边把事情的原委细细说了一遍。

这女子姓韩名秀英，是驼峰山西去二十里韩家屯人。父亲韩百万是这一带有名的财主。膝下无子，只生此一个女儿，长得婀娜娇媚，天生丽质，在方圆数十里都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因此爱如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养在深闺，多方调教，必欲择一有才有貌的乘龙快婿，方肯嫁人。

韩家屯有一恶霸姓韩名通，儿子是个驼背，人称韩橐驼，虽生得其貌不扬，却是个极阴险有心计的人。父子二人都是恶棍，因家中饶有资产，豢养了许多地痞流氓做家奴，在韩家屯一带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听说韩百万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那韩橐驼便想娶为妻室。韩通为了给儿子娶一房好媳妇，便托媒人带上重金来见韩百万。韩百万素知韩通父子恶名，岂肯把鲜花往牛粪上插，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当场便一口回绝了。谁知第二天，韩通父子便领着十几个家奴，气势汹汹地来到韩百万家。那韩通满脸阴沉沉地对韩百万说：“我韩通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儿子欲娶你家女儿，也算得门当户对，总不会是辱没了你韩百万家吧。若是识相点，我们还是好好的儿女亲家；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休怪我韩通无礼，就是硬抢强娶，这门亲事也定要做成。”那韩百万是个老实人，当时便吓得双腿打颤，苦苦哀求道：“儿娶女嫁，这是人生大事，总不能像到集市上买斤葱称斤蒜那样简单吧？此事还容我与女儿、家人商量一下，三日后给您老回音。”韩通见韩百万的话有活路，便冷冷说道：“好吧，就等你三日，三日后我来接人。到那时若再推三托四，休怪我韩某翻脸。”

韩通走后，韩百万一家如大祸临头，一个个面挂青霜，一天中汤水不沾牙。女儿韩秀英与母亲抱头痛哭，韩百万也只顾躲在一边唉声叹气。直到深夜，那韩秀英突然对父母说道：“女儿宁愿一死，也不肯嫁那禽兽一般的韩驼子。为今之计，女儿只有奔走他乡，躲开这场祸事。”父亲韩百万拖着哭腔说道：“你一个女儿之身，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躲到哪里才好？”秀英却说道：“女儿已经想好了，我姨家在离此数十里的驼峰山中，我今夜便女扮男装，先到姨母家躲避一时，只是父母亲要多多保重，与那韩通父子善作周旋才是。”

事已至此，韩百万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只好依了女儿。韩秀英当即回房，换了一身男儿服装。父亲又派一名老家人跟随，连夜逃出门，向驼



宋太祖赵匡胤

峰山中姨母家奔去。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韩秀英主仆二人在驼峰山中转来转去，却迷了路径。直转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仍未找到姨母家的村落，却迎头碰上了张令铎带着一哨人马巡山。张令铎见此一老一少形迹可疑，看见他们撒腿想跑，便喝令众喽啰擒拿上山。

韩秀英被这伙强人擒住，心中十分恐惧，自忖此一上山，不是遭辱，便是被杀。因此一路上百般挣扎。走到一处悬崖上，秀英乘众人不备，紧跑几步，便欲跳崖自尽。那张令铎眼快，伸手一把拦住，不料匆忙当中，打落了头上葛巾，满头乌发如瀑布般飘然而下。原来这青年小伙子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胚子。众人先是一惊，瞬间哄然大笑，这可真是“该当不忍饿，天上掉馅饼”。张令铎笑道：“小娘子何苦轻生？今日随我上山，我家大王尚未婚配，封你做个压寨夫人，一辈子安享荣华富贵。”秀英只气得两眼坠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秋溪待渡图》

众人说说笑笑，将韩秀英主仆押解上山，来见王审琦。那王审琦一见如此齐整的人物，还是生平以来见所未见，真个翩若惊鸿，貌似天仙。当下心中十分欢喜，命人将秀英安置另室，再换回女儿装束。一连几日，让张令铎去说合亲事。那秀英逃出虎口，又进狼窝，认定这是一伙打家劫舍

的强盗，怎肯以身相许？任凭那张令铎说得唾沫横飞，天花乱坠，只是不允，单求速死。

王审琦、张令铎毕竟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虽被官府所逼，来山中落草，到底良心未泯。也不好太过相逼，只好好饭好菜盛情款待他们主仆二人，心想时间久了，也许秀英能够回心转意，再慢慢成就这门好姻缘。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结识了赵匡胤。这日晚间饮酒，弟兄二人苦劝匡胤留在山中坐头把交椅，匡胤只是不允。王审琦忽然想起了韩秀英。心想，那韩秀英不愿与自己成亲，主要是嫌自己落草为寇。而赵匡胤乃一代名将之后，又生得魁梧英俊，仪表堂堂，韩秀英定会欢喜。若在匡胤酒醉之后，将韩秀英送去。“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孤男寡女同处一室，那赵匡胤纵然是柳下惠再世，有坐怀不乱之德，恐也难以把持。若成就了这门亲事，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绊着腿，赵仁兄也许就能留在山上，与自己共举大事。想到这里，便给张令铎使个眼色，频频向赵匡胤敬酒。

看着赵匡胤已不胜酒力，命人扶他去了卧室。王审琦却来到韩秀英住处，微笑着说：“恭喜韩小姐，韩小姐大喜。”韩秀英怪异道：“奴家命薄，家遭不幸，又落于大王之手，已是砧上鱼肉，任杀任剐，何喜之有？”王审琦道：“小姐玉容花貌，丽质天成。王某学浅才疏，莽撞粗鲁，自知难与小姐匹配。但今有一贵人来到山寨。此人乃东京护圣指挥使赵弘殷老爷的公子，乃当世英雄。王某愿意作伐，将小姐许与赵公子，此乃天造地设的一段良缘，小姐嫁了这位英雄，还怕韩通父子不成？现在赵公子已酒醉睡下，烦小姐前往侍候茶水，明日便在山寨成亲。”一席话，说得韩秀英半信半疑。若事情真如王审琦所说，这对于连遭大难的秀英来说，不啻是喜从天降。见秀英还在犹疑，王审琦也不再多说，便连推带拉地把秀英送到匡胤房中，然后倒锁了屋门，自回房中睡觉去了。

赵匡胤在静静地听着，只觉得心脏在一阵阵发紧，下沉，像是被一枚钢针扎得生疼。一股怒气倏然升腾，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那个喝光了的空杯，另一只手早不知不觉地攥成了拳头，指关节捏得“格叭叭”直响。这算个什么世道？后汉的天下已经溃烂成了什么样子？从汴京到各地，到处是群魔乱舞，豺狼横行。韩小姐一家还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也凭空遭此横祸。而那些缺衣少食的小民百姓，岂不更要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像韩通父子这样的不法之徒，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如此骄狂？竟无人能管，无人敢管。说到家，还不是上边有个腐败透顶的朝廷，有像刘承祐、苏逢吉这样一批祸国殃民的昏君奸臣在为他们撑腰。朝政糜烂，官府昏聩，就必然孽生出像韩通父子这样的毒疮、恶瘤。自己既然立誓要扫荡世上丑恶，铲除天下不平，就断不能容许韩通父子这样的恶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横行



宋太祖赵匡胤

霸道。

想到这里，他突然霍地站起身来，“砰”的一声，将手中的水杯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厉声骂道：“混账王八蛋，可恶至极，韩通这贼何日撞在我赵某手里，定叫他碎尸万段！”

赵匡胤突如其来的暴怒，把韩秀英惊得浑身一哆嗦，她愣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匡胤一低头，看到这个娇弱女子惊恐不安，可怜兮兮的样子，自知失态，心中一软，忙陪笑说道：“小姐莫要惊惧，赵某自幼性暴如火，最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混账事。韩小姐只管放心，这事匡胤既然知道了，就要管到底，定然还小姐一个公道。”

韩小姐刚才哭诉了多时，却一直没敢正眼细看匡胤。现在见他满脸和气，话语体贴，才借着烛光仔细地打量起来。见他一张棱角分明的紫红脸膛，漆黑浓密的眉毛下面，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里面闪着电光石火一般的光亮。挺拔魁伟的身躯，透着一股英姿勃勃的青春气息。又突然想起了王审琦对自己说的，要将自己许配此人，明日便在山寨中成亲的话。此话也不知是真是假？若是真的，那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福气。莫非是老天作伐，有意安排了这场祸事，让自己因祸得福，与这位赵公子萍水相逢？若真能嫁得这么个主儿，可真是三生有幸，求之不得了。且不说他是将门之后，自己希求的并不是夫荣妻贵。就只他这一身正直不阿的阳刚英挺之气，就定然是个大丈夫、真男人。女人寻找夫婿，就是要找一个一辈子都能踏踏实实倚为靠山的人，最怕找那种不男不女，猥琐卑屈的窝囊废。可是听他刚才的话语，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难道是王审琦在戏弄自己？可不能冒冒失失，轻薄浮躁，让他把自己看成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想到这里，秀英又有些惴惴不安。她只能试探着忐忑忐忑地走上前去，柔声说道：“都是小女子不好，深夜之中，打扰公子睡眠。此时还不过半夜，离天明尚早，就请公子登榻安睡。”说着，便重新为匡胤铺好被褥，然后又走到匡胤身边，帮着他宽衣脱靴。

赵匡胤看着如花似玉、含情脉脉的韩小姐，感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再也收拢不住心猿意马，他猛地将那姑娘揽入自己怀中，紧紧地搂抱着，忘情地吻着她的脖颈、面庞和满头秀发。一双手慌乱地在她的身上抚摸着，后背、腰际、臀部……经过短暂的犹豫和迟疑，那双有力的大手，终于掀开了绸衫，坚定地攀上了那两座傲然耸立的乳峰，在那里狂热地抚弄，放肆地揉动，爬上爬下，流连忘返。

但就在这时，那只手却猛地抖动了一下，突然离开了她的身体。她惊讶地睁开眼睛，却见赵匡胤正缓缓地站起身来，将自己从怀中轻轻地推开，满脸惶愧和歉疚之色，轻声说道：“韩小姐，实在对不起，赵某一时失态，得罪了。”



就像一桶冷水兜头浇到了脚后跟，韩秀英只觉得冰凉透骨，周身寒彻。她从幸福的峰巅一下子跌落到了失望的深谷。不禁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带着哭腔疑惑不解地问道：“赵公子莫非嫌妾身容颜丑陋，不能与公子相配？”

赵匡胤连忙解释：“小姐不要狐疑。若论小姐的容貌体态，实在是赵某平生所见的顶尖儿的人物。掉句文人们的书袋说，真称得上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更何况小姐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若能与小姐结琴瑟之好，乃赵某求之不得的美事，可惜匡胤无此艳福。”

“公子为何这么说？”

“匡胤不能欺瞒小姐，只能实言相告。我离家之前已婚配一年有余。既是有妇之夫，怎能为贪一夕之欢，行伤天害理之事，玷辱小姐的玉体芳誉？”

听匡胤如此说，韩秀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愁云尽扫，面显霁色，含笑说道：“我当是什么事？当今英雄豪杰，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既然公子已有妻室，秀英甘愿为妾。秀英看重的，是公子的一身正气，英武之姿，干云之志，并不看重那些‘大’呀‘小’呀的虚名。如今秀英身遭不幸，被恶霸所逼，为山寇所掳，有家归不得，父母靠不得，生生死死也要跟定了公子。若不能做妾，就是当个丫环侍女，侍奉公子，做牛做马，结草衔环相报，也心甘情愿。”

说着，又走上前去，为匡胤宽衣解带，口中喃喃道：“秀英并非轻薄之人，自幼家教甚严，亦熟知闺中礼法。但今夜与公子同处一室，此身已许公子，愿将女儿贞操这就献给公子。若公子仍不答应，秀英再无面目活在人世，宁愿一死了之。”

匡胤心中万分激动，热血涌流，如狂涛激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是这样一个痴心重义、宁愿以死殉情的红颜知己？仔细想想，秀英说得也不错，当今世上，富贵之家的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有这样一个娇艳可人、知冷知热的女子为妾，说不定对自己的人生，事业都会大有助益。

他又一次将秀英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只手在她背上轻轻抚摸着，叹口气说道：“匡胤何德何能？竟得小姐如此痴情？只是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岂能苟合于暗室。倘若小姐委屈自己，情愿为妾，待我替你收拾了韩通那恶棍，再禀知双方父母，便与小姐成婚，你看如何？”

听了这话，秀英立时高兴起来，紧紧地搂住匡胤的脖子，在他脸上深情地吻了又吻，一串热泪却从她的眼睑中急速地滚落了下来。然后，她开始满心欢喜地为匡胤拾掇床铺，让他睡觉。匡胤却坚持让秀英睡在床上，自己把旁边的一张条案收拾出来，抱床被子在条案上和衣而眠。

